

## 历史故事

## 嚙哒民族的消亡

文 / 陆文

古代有的民族转瞬兴起，称雄一时又很快消亡，只在历史中留下少许的记载，嚙哒（yàn dá）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。嚙哒又曾被称为“挹怛”、“挹阇”，现在则常被写作“厌哒”，是古代西域的古国名、古族名。嚙哒人曾自号匈奴，东罗马帝国史学家称嚙哒人为“白匈奴”（white hun）。

据考证嚙哒民族为游牧民族，起源于塞北，大约是新疆天山一带，活动范围广泛，后来其统治中心转移到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。曾于大漠南北同柔然汗国合作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争雄，后来向西向南发展，曾与波斯人征战并取得，又入侵古印度并一度称霸，因残暴和灭佛被印度本土的王国击溃，然后被波斯和突厥消灭，人民消散融合于中亚、南亚的各民族中。

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北魏敦煌人宋云受胡太后之命，陪同僧人惠生、法力等出访古印度取经求法。他在西行路上于西元520年前后，途经嚙哒人的帝国，曾谒见嚙哒王。据他记载嚙哒是一个迷信鬼神而又嗜杀的民族。他所见的嚙哒王生性好战，以致百姓嗟怨，而且还对佛教极端仇视，下令灭佛，中亚和阿富汗的佛教文化因而罹受了毁灭性打击。

一百多年后，中国大唐高僧玄奘，再次西行求法，此时嚙哒帝国及其民族早已烟消云散。当地的老人向玄奘讲述了嚙哒王因灭佛而毁灭的故事。嚙哒王头罗曼四处扩张，进攻印度笈多王朝，开始占据印度北部、中部的广大地区。西元517年头罗曼去世，其子摩醯（xiān）逻罗继位，以旁遮普的奢羯罗为首都。据东罗马学者科斯马斯·印第科普莱斯特（Cosmas Indicopleustes）所著的《基督教世界风土志》记载：摩醯逻罗有战象二千，骑兵无数，君临印度，迷信武力，强迫诸国纳贡。

摩醯逻罗为人狂傲，自称“太阳之



子”，敌视佛教，下达灭佛的指令：一切佛教建筑全部毁掉，驱逐所有出家人，一个不留。从时间看，北魏宋云所见的灭佛嚙哒王，正是摩醯逻罗。因为灭佛，当时信佛的摩揭陀国王婆罗阿迭多，拒绝向暴君称臣纳贡。摩醯逻罗亲自领兵前来讨伐，婆罗阿迭多王得知消息，便召集大臣说：这次兵灾是因我拒绝向灭佛暴君纳贡而起，不想连累国家民众，现在我宣布辞去王位，让我以平民微渺之身归隐江湖之中，希望以此平息战争。说完便走出王宫，往荒野而去，因为感念其仁义，自动追随而去的有数百人，婆罗阿迭多带着他们逃往海岛隐居。

摩醯逻罗听说婆罗阿迭多辞去王位的消息，大为恼恨，一定要亲手捉到敢于冒犯其淫威的仁义之君。约533年，他把大军让给其弟统辖，自己则带领一支部队跨海讨

伐。结果战争奇迹发生了，婆罗阿迭多和追随者们利用地形优势，诱敌深入，一举击溃了登陆敌军，生擒摩醯逻罗。

婆罗阿迭多当众宣告摩醯逻罗的灭佛大罪，本想处死他。后来想到先人留下的典籍中，告诫后人要宽恕别人的过失，爱护生灵；同时占卜者告诉他摩醯逻罗还有一点王气未尽，但再也做不了大国君主，只能在北方拥有一小块土地。婆罗阿迭多因这两个原因，在向摩醯逻罗劝善后，将他释放，让他收拾残兵离开海岛。婆罗阿迭多做完此事后，不久便出家为僧，专修佛法。

摩醯逻罗回去后才知道，他的弟弟在统辖大军后立刻返回国内称王了，失去王位的他不得已向北方逃窜，投靠了迦湿弥罗国。迦湿弥罗国的王怜悯他，封给他一块土地。后来摩醯逻罗看准机会，带领

人马，假传命令，恩将仇报篡夺了迦湿弥罗国王位，随后又进攻犍陀罗，并再次灭佛，捣毁佛寺佛塔共一千六百所，同时大肆屠杀民众。

摩醯逻罗携带从犍陀罗抢来的战利品归国不到一年，就死了，时间是西元542年，中国南朝梁武帝大同八年。死时妖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有修得正果的人告诉别人：这个恶王因为灭佛与屠杀的大罪，已经被打入地狱深渊中了。

摩醯逻罗死后不久，嚙哒人的统治开始遭遇波斯和突厥的进攻，匆匆建立起来的帝国，没来得及发展其文化就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，嚙哒民族从此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，其历史仅散见于传说中的只言片语。

嚙哒民族的王，摩醯逻罗迫害佛法，不仅使自己失去王位，还使整个嚙哒民族走向消亡。曾经强大、辉煌一时的嚙哒民族，在灭佛后迅速的衰落，最后竟在几十年间就荡然无存绝不是偶然。其实佛法是真实而伟大的真理，个人敬仰佛法可以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带来福分，那么整个社会、民族、国家敬仰佛法，也会给社会、民族、国家带来各种福气。整个嚙哒民族和国家正是因为顺从恶王灭佛的逆天命令，才使自己厄运连连，直至消亡。相反再相信佛的婆罗阿迭多，仅有数百追随者，却一举生擒不可一世的恶王，创造了奇迹，可见真心敬佛必有神灵护佑。

嚙哒的前车之鉴，历历在目。现在洪传世界的法轮大法是真正度人的佛家最上乘功法，是伟大的佛法，可中共却无视历史教训，非要逆天而行，发动迫害。无数的中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都受到了中共的欺骗，心中被装进了仇视大法的谎言，不敬佛法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极其危险之中。大法弟子们为什么要讲真相？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去掉中共谎言的毒害，让人们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，才能使人们在未来免于灾难。大法弟子们真的在救人，在挽救人类。◎

## 中国历史正述

## 有趣的上古三代

文 / 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

天命循环，夏朝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四百多年，该落幕的时候，最后的君王夏桀登台“乃忘其身”，不守天道，享乐暴虐之下，商朝“顺天应人”来取而代之了。

商朝，也称殷商，1928年首次挖掘出大量商朝文物的地方，就被叫做殷墟。

史学家们把秦汉以前称为上古时期，上古有三个“家天下”，商朝之后是周朝，讲中国历史文化，总是离不开它们。于是夏、商、周就如三兄弟，构成了一个专有名词：上古三代，简称三代。所以商朝又叫商代。

也是天命循环，几百年后，商朝完成祀年，将会再有一出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”上演，由周朝接替，继续奠定和制度化演绎敬天法祖之道统、礼乐天下之文化。只为天理——“成住坏灭”在上概莫能外。于是兄终弟及，协力而行。

上古三代这个专有名词里，“商”站在中间，看看前面，看看后面，发现它和邻居们的基本情节很相像，好像都在从自己的角度演绎同一个历史命题，给后人留下各自的历史参照和教训。

夏有夏桀，商有纣王，周有幽王，都因悖逆天命，废弛祭祀，耽于酒色而误国；夏桀有妹喜，纣王

有妲己，幽王有褒姒，都倾城倾国，都是王朝终结的诱因；商王成汤被夏桀囚禁，周文王也被成汤的后人囚禁；三代的开山君王，至今都还声名隆重，三个末世之君，也仍遐尔着闻……

还有，王族的始祖都异于常人而生。禹感意苾而生，弃感大迹而生，殷商的祖先契，是感玄鸟而生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三个朝代，轮流在中原大地统领群雄几百年，他们的先祖却是老熟人。是同事也许还是朋友，世界就是那么小。

大禹治水的时候，有两个助手，一个叫做契，一个叫做弃。他们一起治水十三年，完成了任务立下大功。之后，大禹成了舜的助手司空，契成了司徒，弃成了司农。

大禹治水。明代仇英绘《帝王道统万年图》册页。（公有领域）

大禹继承了舜的帝位，他的儿子继承了大禹的宗主地位开了夏朝，而契的后人和弃的后人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封地上。

契是“商”族的始祖，弃是“周”的始祖。封地不同，他们的发祥地也不同，“商”在夏的东边，周在遥远的陕西。大禹的后代称王的夏朝，他们只拥有自己那片土地，成为商国或周国。

商和夏朝比肩而行了四百多年，夏朝家天下，它也家天下；夏朝14世而终，它14世而成为中原



盟主。不独商，周也一样，往前追溯，也是独立于夏、商又同存于夏商的。

三兄弟仍是同事，但是工作任务不一样了，于是他们遵循天命的铺排，合作形式变成了轮流坐庄，各自“王天下”几百年，管理中原

大地上数以千计的诸侯国，称作夏朝、商朝、周朝。

在不同的时代里，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出演，演绎同一个主题：天命循环，礼乐天下，建德而兴，败德而亡。各展敬天尊神礼乐天下之风采。大禹在世的时候，商、周

的第一代先公是大禹的助手，夏朝当道的时候，他们是夏王朝的诸侯国，夏的盟主地位难以以为继的时候，商来顶班；到商也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周出马了。

他们又联手铺展敬天尊神、礼乐天下的中华文化，对后世的影响至今伸手可及：祭卜文铭、彝鼎钟鼓、易理诗书、礼乐政刑……

三代之后几百年，孔子参加鲁国的蜡祭大典，祭祀结束，学生言偃看见孔子黯然叹气，询问之下，孔子说：“大道通行的时代和三代的英明君王们，我都没有遇上，却也向往啊。”

孔子眼中，三代的六位君王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和摄政王周公旦，是他万分景仰的。他们中没有一位是不谨慎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。先王们彰明礼乐的涵意，用此来考察人的品行，指出人的过错，以仁厚确定法则，讲求礼让，使民众有可循的仪轨。如果有不遵循礼法，有权势者也会被罢黜，普通大众也会视其为祸害。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。

“小康社会”一词源出于此。“小康”集体中，“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有改制之名，无易道之实。”

就像历史大戏早期的一个大片段，夏在历史舞台上演绎的时候，商和周都在剧场里，商在做着上场的准备动作，周在往舞台方向走来。◎

## 古风悠悠

## 马革裹尸说马援 临难伸冤数朱勃

文 / 严自律

马援是汉光武帝手下最有头脑的将军，为人谨慎，眼界开阔，一生立下了许多功劳。

他从交趾作战返回京城，友人孟冀，在酒宴上向他祝贺，说些吹吹捧捧的恭维话，马援很不愉快地说：“别人倒也罢了，先生一向眼光深远，也这么敷衍塞责么？我的功劳微薄，封赠却特别丰厚，长得了吗？你又何须为我说好话！”孟冀一时面红耳赤，真没料到马援竟是如此谦虚冷静。

于是，马援向宾客们表达自己的志向：“现在，匈奴在北边骚扰，我希望能够带兵出击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应当在边塞立功，战死沙场，用马革裹着尸体，光荣地运回来；怎么能躺在床上，养尊处优，整天让孩子们请安问候呢？”孟冀听了，大为赞叹。

马援的侄儿马严和马敦，轻浮放纵，结交一些浅薄的贵族子弟，经常约会饮酒，讽刺朝廷的政治。当时，他在交趾作战，得知情况，当即写了一封信，严加教育。信里说道：

“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，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：听得，但不能说出口。我讨厌议论别人，批评政治；我宁可死，也不愿看到子孙们有这种作风。龙伯高为

人朴素谨慎，不多话，我很尊重他，希望你们多向他学习。杜季良豪侠仗义，他的父亲逝世，远近客人纷纷来吊唁，我也尊重他，但不主张你们学习他。因为，学龙伯高如果不像，还能做个谨慎忠厚的人，正如俗话说的，大雁雕不成，总也像只野鸭吧。学杜季良不像呢？只会变成社会上的轻薄儿，也如民间嘲笑的，画老虎不像，反而变成一条狗！”

——这便是有名的《马援诫兄子书》，的确给予后人许多启示。

马援的侄女婿王磐，是平阿侯王仁的儿子，王莽的族人。王莽死后，王磐自恃有钱，到处游逛，谈天说地，是江淮一带的有名人物；回到京师后，又和豪门子弟打得火热。

马援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却没法制止，对外甥曹训说：“王家是王莽的族人，国家的大忌，人人眼珠盯着牢牢的。王磐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，如今反而和王公贵族们拉拉扯扯，意气用事，动不动给人下不来台，将来会出大事的。”果然，不出一年，王磐因受牵连，逮捕入狱而死。

他的儿子王肃，效法其父，不走正道。马援跟司马吕种谈起来，十分担忧：“光武皇帝征服天下，国家刚刚稳定，各方面都还比较松散，没有禁止王公贵族互

相来往，容许他们招揽侠客名士，互相吹捧。这些人不识大体，不知厉害，我看总有一天会闯大祸的。希望你们慎重。”

不久，真有人上书告发王肃，说他是罪人家族，居然和王公贵族来往，用心不轨。恰巧京师里出了一件谋杀案，光武帝大为震怒，下诏逮捕宗室王侯家里的宾客，互相告发株连，杀了几千人。

王肃死了，吕种也在被杀之列。临刑之际，吕种哀叹道：“马（援）将军真是神人，看得多么清楚啊！”

马援有病，中郎将梁松，专门来探望，伏在病床前，十分恭敬。马援却没回礼。梁松走后，儿子们问他：“梁松是天子的女婿，地位尊贵，满朝文武无不敬畏，大人您为什么偏不答理？”马援说：“我跟他父亲是老朋友，再尊贵，也有个长幼次序，岂可失去体统？”

马援老了，还主动出征湘西，被打败后，感染疫病而死。监军梁松，乘机诬陷马援，说他贻误军机。光武帝把马援的新息侯印绶，也收缴了。又有人上书，说马援当年从交趾回京时，带回一大车明珠，自己贪污了。光武帝叫人搜查，事情越闹越麻烦。

马夫人十分惶恐，棺材不敢下葬，只能草草地在祖坟边，亲戚故旧也不来吊丧。马夫人带着侄儿马严，用草绳套着

脖子，整天跪在皇宫门外请罪。光武帝可怜他们，把梁松的诬告信，拿出来，才晓得前因后果。

马夫人随即上书辩冤，一连六次，非常恳切。特别说明，交趾载回来的不是珠玉，是药物薏（读意）米，用来消除瘴毒的。南方薏米颗粒大，运回来想作种籽。经过许多曲折，才算把事情讲清楚。

说起来也是人情淡薄！马援死后，满朝文武，敢于出头上书，为他伸冤的，只有一位云阳县令朱勃。

当初，朱勃十二岁，能背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，和马援的兄长马况，交往颇多，谈起话来，言语流利，十分聪明。马援年龄大些，学问却赶不上朱勃，看到朱勃的才华，不免自卑。马况安慰弟弟（马援）：“朱勃是一般的人才，所以成熟得早，学问就只这么多。以后他还得向你求教呢，你别太难过（朱勃是早慧，马援是大器晚成。早慧不如晚成）。”

朱勃二十岁当县令。过了二十年，马援当将军，朱勃还是县令。不过，两家人关系一直很好。及至马家遭冤，正是这位平凡的老朋友，第一个站出来说话。到底互相了解，感情深厚。当然，也只有品格高尚的人，才能做得到。

马援与朱勃，都是品格高尚之人，属于光耀同辉，灿如日月！◎